

故事里的沂蒙

对崮山上的悲壮战歌

对崮山，又名笛崮山，位于沂水县城西北50公里的对崮峪村西，山上岩石嶙峋，东面是十多丈高的悬崖峭壁，石壁如刀切一般。1942年11月2日，发生在对崮山的突围战，也称为笛崮突围战。我方在对崮山同五十倍于我的现代化装备日寇进行战斗，经过一天的艰苦激战，于当日黄昏从对崮山的西南方向胜利突围，八路军4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

1942年秋，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敌人对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作壁清剿”，黎玉政委和王建安副司令员带领山东军区机关、战工会、抗大一分校和一个特务营到沂蒙山区活动。10月27日，敌人在合围沂水以西的南墙峪山区扑了空后，继续寻找我党政指挥机关，我党政机关当即决定向东转移，渡过沂河到达沂水上华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条件也十分有利。

11月1日下午5时许，一股敌人沿沂河东岸由南向北活动，1日晚上，军区决定，军区机关向沂山前进。2日拂晓到达芝麻峪时，发现多路敌人向这里集中，从沂山方向向南活动，西北和西面的敌人往东面而来，东边马站、沐水方向向西，驻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的敌人向北，敌人在空军和炮兵配合下，分11路向对崮山实行“拉网合围”，我军陷入包围中。此时，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已经不可能，王建安副司令员命令特务营长严雨霖迅速占领对崮山。

对崮山是对崮峪一带的制高点，海拔500多米，山顶东西长约500米，南北约200米，除山南处连着一道丘陵外，其他三面都有深谷相隔，山势险要，四周崖壁陡峭，崮顶有残旧的围寨墙垛。在对崮山的东北方向约300米处有一个小高地，是重要的前哨阵地。

11月2日，天还未大亮，枪炮声就响起了，群众把煮的地瓜和煎饼收拾好，带上自己的孩子逃难，有的逃到对崮山，有的逃到了村东面的小山上。8点多，日军开始包抄对崮山，把山炮和野战炮运上山支起来，进行狂轰滥炸。

王建安命令特务营以一个排坚守小高地，以主要兵力防守西面和南面的主要地段，争取坚持到天黑，掩护机关突围。当时，山上除了八路军和逃难的群众，参与战斗的还有驻在沂水圈里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的一个营。在崮顶，我军把特务营、国民党第五十一军聚集起来开了会，黎玉说：“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进行火线上的统一战线，各种力量枪口一致对外，一起打鬼子。”由于武器弹药短缺，会上还把武器进行了重新分配，很快就使五十一军官兵和民间的组织参与到战斗中。

上午10点多，敌人从三面对对崮山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先以炮火轰击，又以飞机低空扫射，接着以密集的轻机枪和掷弹筒火力掩护步兵冲锋，待敌人靠近我前沿阵地时，我军用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射击，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午后1点多，各部的手榴弹基本用光了，此时西面的敌人冲了上来，一连阵地前沿，连长王继贤带着十几名战士跳出工

事，与敌人拼了刺刀，一番厮杀后，敌人留下十几具尸体溃退。王继贤匆匆跑到营长严雨霖面前，喊了声营长，他满脸汗水和烟尘，棉衣已被撕裂了许多口子，手臂和脚上血迹斑斑。营长知道王继贤的来意，他需要增援，但营长却因无力支援而愧疚和焦灼。王继贤看清营长的神情后，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营长，我回去了”，转身向阵地跑去，可就在他接近前沿阵地的时候，一颗炮弹爆炸了，当烟雾消散后，阵地上再也见不到王继贤的身影。

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敌人又派两架飞机向我军阵地轮番投弹，因山势狭窄投弹不准，崮顶上有风，毒气被风吹散，浓度降低，阵地上的军民把自己的衣服弄湿后，捂住口鼻逃过了毒害。尽管如此，我方伤亡很大，弹药也接近用完，但是我军仍坚守着阵地。直到夜幕降临，王建安对严雨霖说：“我带机关突围，你带战士们继续牵制敌人，我们走后20分钟，你们迅速撤退，要机动灵活。”留下断后的战士在营长严雨霖率领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成功掩护首脑机关趁夜色从西南角突围，但是敌人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山顶上只剩下14名战士，山下是密密麻麻的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东面的打下去，西面的又涌上来。子弹不多了，敌人步步紧逼。

根据时间判断，首长和机关应该已经突破了重围，战士们边打边撤，一直撤到东面的悬崖顶上，再无可退之路了。大家站在悬崖上，谁也不说话，严雨霖问道：“我们是什么队伍？”战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共产党的队伍，不能让敌人捉活的！”14名同志围拢后，营长严雨霖高呼一声“跳”，战士一个紧跟一个，紧紧抱着武器，纵身跳下了山崖。

这场悲壮的对崮山突围战最终以山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的胜利突围而结束，共毙伤敌人600多名，粉碎了敌人消灭我领导机关的妄想。

对崮山突围战，给日军以重创，但八路军和国民党五十一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山东军区特务营及其他参战部队数百名指战员牺牲，其中有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沂蒙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等。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在战斗中负伤。跳崖的14名勇士中，严雨霖营长等8人幸而在悬崖树枝的拦截下得以生还，其他6人壮烈牺牲。国民党五十一军参战部队阵亡近200人。战斗中，一位副营长身负重伤，仍拒绝卫兵背他撤退，手持双枪向鬼子射击，掩护别人，在连续打倒7个日军还剩下最后一发子弹时，饮弹殉国。数名国民党士兵在一屋内连续射杀了20多名日军，最后被包围的日军放火烧死。

战后，山东军区机关报以《笛崮突围记》为题，对这次惨烈的对崮山阻击战和突围战作了报道。1943年的春夏之交，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山下，建立起烈士公墓，并立碑纪念。所有浴血对崮山的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尊严，诠释了中国人民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位于长清区孝里街道房头村的玄洞。



玄洞中的“建炎四年”题刻。

□文/图 王守学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东部山区多岩洞，其中以大峰山的璇玑洞为最大，房头村东南的玄洞位居第二，比璇玑洞略小。

由于地处偏远，很多人对玄洞浑然不知。今年早些时候，笔者在房头赏泉时，听当地村民讲起玄洞，因此决定去探访一下这个鲜为人知的岩洞。今年国庆假期，笔者开启了玄洞的探访之旅，喜出望外的是，此次探访竟在洞内发现了一处宋代题记。

凭着记忆中村民指点的路径，穿草莽，攀危岩，笔者不知误走了多少冤枉路，终于来到房头村东南山岭的尽头。此处里窄外宽，在茂密枝叶笼罩的山崖南壁底部，有一眼名为“羞女泉”的泉源，泉池不大，却常年不干，足够一二人生活饮用。玄洞就位于山岭东面的崖壁上，其洞口呈不规则三角形，高6.4米、宽5.7米、洞深36米，自洞口往里，高以5米、宽以2.5米渐次向里收缩，到终点成为低至1米，宽也只有50厘米的鱼篓状石罅，最后缩小为一个椭圆的小石洞儿，每逢夏季便会有渗山水从石洞中流出。

从洞口坍塌的石墙基和南侧洞壁上人工开凿的凹眼可知，这个岩洞曾经长期有人居住过，走进岩洞10余米后，因光线黑暗，需借用手电照明方可前行。洞顶及石壁罅隙透出美不胜收，不同于平常所探访的岩洞，这个岩洞洞顶干燥，也没有瘆人的蝙蝠倒挂。南侧洞壁靠近洞口的地方，有一片因雨季渗水形成的水垢层，能依稀看到上面有人工刻画的字迹，遗憾的是字迹

□赵瑞峰

张恨水(1895年—1967年)，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现代著名通俗小说作家、报人。

1955年夏天，年已60岁的张恨水从北京出发，只身南游，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仅仅一周后，他便踏上返京路程，路过济南时，他作了短暂的停留。在朋友陪伴下，他饶有兴致地游览了一些名胜，还品尝了济南美食。

张恨水早年读过《老残游记》，对刘鹗描绘的大明湖印象深刻。来到济南，他自然要一睹为快。

据张恨水《大明湖》一文记载，他来游大明湖，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晚霞映着石牌坊上的“大明湖”三个大字。他站在湖畔，“朝湖一望，只见晚景朦胧，四边树木，交错湖中。一些亭榭，在树叶湖光中，加上许多菱蓬莲叶，倒有意思”。

大明湖有数处景点，但在张恨水看来，最值得一游的，就数历下亭和铁公祠。历下亭在湖心，张恨水“因雇船前往”，看到“历下亭……现经当局油漆一新。亭子四面透风，也栽着许多花木。一二朋友，在亭后面谈心”。

模糊无法识别。

游览完整个岩洞就要走出洞口时，笔者一回头，不经意看到岩洞北壁上有人工刻凿的痕迹。笔者赶紧蹲下身去仔细辨别，原来是一则用鳌头镌刻的题字，笔画虽凿刻粗糙，字迹尚能识别，有“建炎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石匠四人修洞”的字迹。建炎为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赵构的第一个年号，建炎元年即1127年。

北宋末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金国先是于1125年发兵灭掉辽国，继而在1126年发兵渡过黄河，直捣宋朝的首都汴梁，掠走徽、钦二位皇帝，此年为宋钦宗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耻”，北宋自此灭亡。

此后，宋徽宗赵佶第九子赵构辗转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建立南宋。不久，赵构在金兵追赶下一路南逃，最后定都杭州。建炎年号共使用四年，此间江北地区渐次沦陷。

建炎二年(1128年)，刘豫拜济南知府，眼见北方大乱，他本欲逃往江南为官，被执政官拒绝。后金军围城，刘豫杀死部将关胜，开门纳降。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被金朝封为“大齐皇帝”，使用金朝“天会”年号，恭奉金朝命令，此后，济南再未归入南宋版图。因为上述时代背景，济南一带很少有镌刻南宋建炎年号的碑刻、题记传世。当年，究竟是何人在房头玄洞隐居，已不得而知。

今天，我们只能从题记尚使用建炎年号推断，当时此地还属南宋管辖范围。

(本文作者为长清文史学者、中国长城学会会员)

至于铁公祠，由于当时正在修理，不能进去，但张恨水认为，“祠的前面，有几棵树木，临水摇曳，有一种天然风致”。

由于时移世异，张恨水眼中的大明湖，和《老残游记》中的大明湖大不一样，这不免让他有些失望，但他对大明湖还是禁不住赞赏。他说：“这里就是《老残游记》所记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那个地方。的确，当天色很好的时候，那千佛山倒影湖中，确实有点画意。”

在看趵突泉之前，张恨水先去了黑虎泉。他在《趵突泉》一文中谈到黑虎泉：“泉是三股，三个虎头，由地上喷出来，泉的前面，有一濠。人家的濠沟都是浑水，这里却是清水。”后看趵突泉，张恨水描述说：“一座大池子，水中间涌出几粒细珠，池旁有石刻，上刻‘第一泉’三个字”；走上桥看，却“只见池的中间，忽从地底下翻涌泉水出来，这泉水真有水桶那么粗，头上尽翻白色”。等到他听说趵突泉“还是周年不冻，无论怎样冷，泉水还是汹涌地流注”时，就更加惊叹。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行走齐鲁】

长清玄洞发现南宋初年题刻

【史海钩沉】

张恨水短暂济南游